

戈壁舟

下午五時，戰鬥勝利的結束了，解放軍忙著收容俘虜，敵機照例的在天空作它最後的飄弔。

——節錄邵挺軍同志自代縣來信——

再補充些材料，他覆信表示這樣的幫助，對他提高文化水平與觀察問題、總結經驗的作用很大，

——記胡匪二十四旅旅長就擒經過——

孟少華、
延曉、午人、

三號上午，解放宜川城的戰鬥結束了，滿城找不到胡錕二四旅旅長張漢初，據解放兵說，「旅長」半夜跳城逃跑了。

三號半夜特別漆黑，「戰鬥」部五支隊的幾個同志趕着強悍牲口，從城四五里坪往西瓦密走，忽然前而繞來一個人影。李二賈同志最先看見，喊：「幹啥的？」影答：「司令部接護的！」又喝一聲：「舉起手！」同行的番福福等搶上前去把槍對準黑影，一步跑上去抓住襟領，嚇得對方發抖手插進衣袋，李以為他是摸手槍，立即把他的手腕拉出，那手裏却握的是支金桿水筆的聲氣拒絕了。

但李以水筆的聲氣拒絕了。

不正派的動作，更使人懷疑他不是普通士兵，就問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他胡亂支吾：「劉毅援兵的一個散兵，劉毅死了，我捉住又不敢放出的。」問他姓名，他只是「哦」，遲疑幾分鐘，才吐出一個「張雲」，再問：「幹什麼事，他只承認是「散兵」。於是哀告說：「你們八路軍不是寬大政策優待俘虜嗎？」李二賈明確的回答：「對的，我們是寬大，現在你還是跟我們回部隊去，開清羣，明天放你也不過！」

他還不啞氣摸他的透濕了的毛褲，李二賈和祥的問：「你的衣服濕了，先回火烤。這個來歷不明的胡軍，被押解着往回走，大家心裏已有幾分明白。

一進屋，那人把帽檐儘往下拉，不敢面向燈光，小個子三角臉，兩撇小鬍，腳上拖一雙爛鞋，李二賈掙給他一堆柴，他只垂着頭燒火烤褲子。

第二天天明，成羣的解放兵，對新到的這個人，都現出驚異的表情，等到集合在坪場時，自稱「張雲」的人也來了，他不敢看大家，眼睛只望着七郎山頂，俱解放兵們看見他一步一拐垂頭喪氣的模樣，都議論起來：「張漢初」再瞞不過去。

據解放兵說：在城破的前一天，「旅長」還召集部下開會，不是計劃怎樣持援守城，而是尋求落逃的辦法。是半夜張同他的參謀長等從西城牆跳下去，當時跌得很重，腰膀和左腿都跌斷，又遭解放軍打散，參謀長不見了，嚇得他一個人躲在山溝溝裏，問他在冰雪枯草中一日兩夜的滋味如何？他不肯直說。

務服會社

是。一種爛頭子母癩子。請醫生給治的辦法爲盼。
敬禮
賈有旭、屈志常 三月四日

(二)
據來信談，偏癩一區黃子窩村所發生的皮膚病，可能是癩腫(癩子)，它是由一種化膿菌侵入皮膚而引起來的。應當小心慎重的處理治療，但癩子部位雖說不大，但如治不好，則有發展成癰腫的可能，亦往往會引起了膿毒症和敗血症(因毒素入血液內週遍全身發生中毒症狀，如惡寒高熱昏迷等……)，而有危及生命的危險。其簡單治療法如下：

一、注意全身的清淨衛生(經常洗澡，把貼身的衣服服洗淨)。
二、用肥皂乳劑治療法：施用肥皂乳劑的濕布搓包，不分晝夜，功效極佳。

(一)肥皂乳劑的製法：以中等大的土瓷碗，在一碗開水中，加入肥皂五錢(注意用的肥皂必須能起泡沫的較好肥皂)，溶化後即成。

(二)所用包裹的布塊布條，以質料疏鬆棉軟者爲佳，用鹼水或肥皂水洗淨，晒乾，然後蒸過(消毒)備用。(衛生部鎮澤民)

陳介平

韓玉蓮是右玉五區南屯貧農王永祥的女人，方圓村裏人，誰曉得她的勞動生產，如打糞、送糞、刨地、割草、拾草、鋤田、歇田、割田、打田等，整個生產的過程中她都親身參加，從她十幾歲上，一直勞動到如今。

她的娘家是朔縣二區韓左溝人，當她小時，家境困苦，父親患殘疾，兩個弟弟年小不能勞動，他母親就頂一個男子漢的受，韓玉蓮便是她母親的好幫手。她從六七歲時就跟上她媽媽刨草，十二三歲時就去放牲口。十四歲時母親死了，母親死了的第二年，韓玉蓮嫁給了貧農王永祥。王永祥娶過幾媳，生下孩子後，因土地不夠，又借着三十五元白洋的債，愁的過不了日子，韓玉蓮就安慰她丈夫說：「你出去擺工，家裏的地我種。」就這樣男當長工，女種地的日子過了二十多年。前幾年，兒子還小，她就頂一個正槽勞動，每當春耕前她從毛坑把糞掏上來，打碎，再送到地裏。莊稼上來後就去鋤地，有些草葉還看見她在鋤田休息時，還拿窟窿底子草。經常早上起得很早，孩子在人家給她做飯，她便跑出去拾糞。從開春到收穫，她時時都在辛勤地勞動着。

這次土地改革中，給她家補了土地，她勞動得更起勁了。由於新政權對她的扶助和她辛勤的勞動，她家已由揭不開鍋的貧苦生活而翻起身來，成為有吃有穿的中農了。